

王荆公詩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王荆公文集注卷一

嘉業堂叢書

吳縣沈欽韓撰

潭州新學詩序

天章閣待制吳處厚青箱雜記本朝真

宗御集御書并藏于天章閣天聖末始置待制以范諷
爲之職官志天章閣天禧四年建在會慶殿之西龍圖
閣之北明年仁宗卽位修天章閣畢以奉安真宗御製
以在位受天書祥符取爲章于天之義天聖八年置待
制寓直于祕閣與龍圖遞宿命范諷鞠詠充職慶厯七
年又置學士直學士

興國吳公王存元豐九域志江南西路同下州興國軍
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

治永興縣按今爲興國州屬武昌府吳公名中復
衣之褰襦揚雄方言袴齊魯之間謂之襪

伐榎楠楛中山經前山其木多楛羅願爾雅翼楛似枹
葉冬不落

新田詩序唐治四縣元豐九域志唐州領泌陽湖陽比
陽桐柏四縣

趙君尙寬宋史循吏傳趙尙寬字濟之嘉祐中以考課
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
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尙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
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
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

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尙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尙寬勤于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李燾長編熙甯五年五月壬辰知梓州少府監趙尙寬爲司農卿直龍圖閣提舉河東路刑獄光祿少卿高賦爲祕書監上諭執政曰尙寬等在唐州闢田疏水招集人戶殆無曠土已有成效宜宣布治狀並與加職以勸天下

雲之祁祁荅董傳東坡集上韓魏公書近得秦中故人

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
今七八年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
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求之于世可與傳比者不
過數人蓋董傳之歿在熙甯之初魏公知永興軍時也
傳迄不得一官以死賦命亦窮薄矣

歷山賦名勝志紹興府蕭山縣西二十七里爲歷山俗
傳爲舜耕處按此賦序所云則荆公知鄞縣時也

明堂樂章二首歆安之曲長編皇祐二年五月己酉內
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降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
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
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眞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

司徒奉俎曰饗安五帝位奠玉幣亦曰鎮安酌獻曰精
安皇帝飲福曰昨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三獻皆曰穆
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憇安文舞曰右
文化俗武舞曰成功睿德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
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禮志景靈宮初
于大中祥符五年聖祖靈降爲宮以奉之治平四年建
英德殿奉英宗神御神御殿古原廟也以奉安先朝之
御容熙甯二年奉安英宗御容于景靈宮帝親行酌獻
江少虞事實類苑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土木興建曰上
梁文王應麟困學紀聞後魏温子昇闔闔門上梁祝文

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
枚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
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
也按此篇宜入內制集中

兒郎偉兒郎謂禁兵也始于唐末方鎮以衙內親兵將

校為義兒馬端臨文獻通考兵後唐莊宗務姑息將士

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

冷望與振救兒郎之稱亦涉于天子前矣困學紀聞兒

郎偉猶言兒郎懋今同
作們

道該五泰荀子賦篇請占之五泰楊倞注五泰五帝也

邈矣壽邱臺有萬民之畏海外西經軒轅之國在此窮

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
轅之邱太平御覽皇王部帝王世紀黃帝母附寶孕二
十五月生黃帝于壽邱

見堯于羹見後漢書李固傳

王母玉環方白獻宋書符瑞志舜卽帝位王母獻白環
玉玦尙書大傳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瑄

西王

母西方
國名

大宛金馬不須齎漢書張騫傳天子旣好宛馬使壯士
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丙地星高每歲占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
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

丙之
諱

春分之夕而沒于丁

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萬靈贖社扶宗社漢書揚雄傳河東賦發祥贖社師古注贖降也社福也

伍子胥廟銘予過所謂胥山者顧祖禹方輿紀要吳山在杭州府治西南亦名胥山

獨子胥祠不徙不絕舊唐書狄仁傑傳徵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惟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樂安蔣公爲杭蔣堂傳字希魯再知杭州此廟銘之作在其帥蜀後再蒞杭時

璨公信心銘釋道原景德傳燈錄三祖僧璨大師者不

知何許人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
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
居無常處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服
勞九載知其緣熟乃付衣法于鉢會大樹下合掌立終
隋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
覺寂之塔師信心銘契嵩傳法宗正紀璨尊者以風疾
出家及居山谷疾雖愈而其元無復黑髮故舒人號爲
赤頭璨

梵天畫讚

翻譯名義初禪三天一梵眾乃所統之民也

二梵輔輔弼梵王之臣佐也三大王得中間禪爲世界
主劫初先生劫盡後沒梵王名尸棄大智度論又稱鳩

摩羅伽 此云童子 騎孔雀擊雞持鐸捉赤幡是諸天大將與

此贊所言合題云梵天非所詳也

維摩像贊 維摩詰所說經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

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長編嘉祐三年二月丙辰知常州

王安石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十月為度支判官獻書萬

言極陳當世之務洪邁容齋四筆富韓二公讀之不樂

知其得志必生事

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長編嘉祐三

年六月文彥博罷戶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富

弼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樞密使韓琦依前工部

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富弼傳拜集賢殿大學士
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覘知
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
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容齋五筆嘉祐中士大夫相
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
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

按胡公瑗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職官志景祐四年詔
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慶厯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
立學學者二百人已上許更置縣學始置教授以經術
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委運司及長史于幕職
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熙甯六年詔諸路

學官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命于朝廷元豐元年州

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之軍監未盡置王昶金石

萃編景祐元年知永興軍范雍奏本府城中見有係官

隙地欲立學舍五十間云言永興即唐京兆府時尙無學則荒略小郡可知

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職官志國子監

直講舊以講書為名無定員淳化五年判監李至奏為

直講以京兆官充其後又有講書說書之名並以幕職

州縣官充秩滿稍遷京官皇祐中始以八人為額每員

各專一經

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選舉志慶厯中國子監每科場詔

下許品官子試藝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初

立四門學自八品至庶人子弟歲一試補差學官鎖宿
彌封校其藝疏名上聞而後給牒未幾學廢按此蓋如
唐立廣文館令進士專習詩賦者也

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兵志太祖揀軍中強
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合如樣召募後更爲木挺差以
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當部
送闕者軍頭司覆驗引對便坐分隸諸軍

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沈括夢溪筆談
國初時州縣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
錢且作足錢用之語職官志五萬戶已上州錄事參軍
二十千司理司法十二千司戶十千已下遞減至不滿

五千戶州錄事司理司法十千司戶七千五千戶已上
知縣朝官二十千京官二十千自此遞減三千戶已下
知縣止命京官十二千主簿尉十二千至七千有四等
幕職州縣料錢諸路支一半見錢一半折支長編慶厯
三年五月詔自今巡檢縣尉月俸並特給見錢勿折支
按以他物準折則名爲十千者一半虛作實得一二千
而已景德四年以庶官食貨詔令掌事文武官月俸給
折支每一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願給他物者聽在
上方以爲優惜然其折數僅如此容齋四筆黃亞夫庶
皇祐間自序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
月廩于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按亞夫爲錄事參軍

仁宗時俸所得僅此數與志文不同未知志據何時爲額耳

獨貪吏耳王沂公筆錄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祀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于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李元綱厚德錄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之今後曾有贓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舉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士人亦有才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拮拾米鹽果菜細碎以爲贓私者遂永不得進用眾以爲冤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吳育奏欲乞應選人中曾犯贓私之類除情理重

者無復在官其餘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虧而所犯稍輕故得敘用候經兩任如別無私罪顯有才能並許奏舉特爲磨勘

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當云比諸前世漢百官公卿表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二萬二千八百十五人杜佑通典大唐內文武官員凡萬八千八百五人都計文武官及諸色胥吏等總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曾鞏元豐類稿議經費劄子皇祐官二萬員

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選舉志太祖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

凡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
三千言詞理俱優則中選景德二年增置博通墳典達
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
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按徐度却掃編有詳明
吏理達于從政與上爲六科史志及長編并脫之時言
者以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
家受瑞登封無闕政也安取此乃罷其科長編天聖七
年閏二月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
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曰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于教化科才識兼
茂明于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洞識韜略運籌

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

舉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舉者又置高蹈

巨園科金石萃編永興軍牒下有應高蹈邱園科府學

林谷從種放受業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薦之辭

不起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則所闕之名乃高懌

也沈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

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志勇之士熙甯七年五月辛亥

中書門下言賢良方正科乞並行停罷從呂惠卿之言

也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王定保摭言進士隋大業

中所置也與雋當作孝秀同源所試皆荅當而已至神龍

元年方行三場試王祿燕翼詒謀錄舊制御試詩賦論

士人未免上請于殿陛之下出題官臨軒荅之往復紛

紘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詔進士題具書史所出御藥院

印給按進士殿試亦用詩賦三篇如唐試宏詞科也謀論

錄慶厯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令尚書禮部奏名次第

唱名蓋以廷試惟用詩賦士子多僥倖故也王堯臣梁

適皆狀元及第以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通典凡課試之法明經

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為帖

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

通天寶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明經所試

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

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

皆通者為第此上單言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帖通

而後試文詩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

通者為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全

通為甲通八已上為乙自七已下為不第按明經之中

有九經五經之殊僅通一經者為學究選舉志凡九經

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凡五經帖書八十帖

對墨義五十條凡三禮對墨義六十條唐會要貞元九

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凡

三傳一百一十條新唐書選舉志凡三禮科起唐中葉凡

凡開元禮凡三史各對三按此百條唐志貞元二年詔

一經凡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

共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

論語爾雅孝經皆兼通

凡明法對

律令四十條長編皇祐五年閏七月詔禮部貢院自今

諸科舉人終場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為問

能以本經注疏對而加以文辭潤色發明之者為上或

不指明義理而但引注疏備者次之並為通若引注疏

及六分者為麤其不識本義或連引他經而文意乖戾

章句斷絕者為下並以四通為合格九經止問大義不

須注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陸

老學庵筆記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寢多舉人甚以為苦慶厯初賈文

元公為中丞始奏罷之

又開明經之選長編慶厯三年九月參知政事范仲淹

奏精貢舉一條云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
辭藻必明理道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
對則于知舉官前講說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
舉已上卽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粗通施行兩舉初舉
者至于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以兩舉初舉皆是少年足以進學也五
年三月詔禮部貢院進士所試詩賦諸科所對經義並
如舊制考校先是知制誥楊察以詩賦聲病易考而策
論汗漫難知遂降此詔嘉祐二年十二月別置明經科
其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者各問墨義大義十條
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問論語孝經
十條策三條分八場出身與進士等以禮記春秋左氏

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尙書穀梁傳公
羊傳爲小經舊置說書舉今罷之原注說書舉在天聖
四年九月其恩之典其親式甚嚴殆難革其次則恩澤子弟選舉志凡文臣三公宰相子爲諸寺
丞期親校書郎餘親以屬遠近補試銜至諸司大卿監
子期親有差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凡誕聖節及三年大祀皆聽
奏一人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過二十必五服
親乃許已嘗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仕聽再蔭凡致仕
許奏蔭又身歿遺表上亦授蔭高宗詔宰執侍從致仕
遺表惟補總麻已上親母及異姓長編慶厯五年三月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睹先降敕節文應奏蔭選人年
 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
 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于逐處考試
 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
 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
 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于為學詔書所謂非惟為
 國造才是乃為臣立家實誨人育士之本也近聞臣僚
 上言欲罷去前事本范仲淹所建十事也是未之熟思
 耳且國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遽欲釐革則務學者日
 以怠惰一旦俾臨民莅政懵然不知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欲望只今有司再加詳定

依舊施行五月癸未詔吏部流內銓自今始初入官選人具習文辭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紕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選候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已上依舊格讀律通卽與注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

又其次曰流外選舉志凡流外補選五省謂中書門下樞密三司也御史臺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職掌每歲遣近臣與判銓曹就尙書同試律三道中者補正名理勞考三館祕閣楷書皆本司試書札中書覆試補受爲職掌者皆限年授外州司戶勒留有至諸衛長吏兩省主事者詒謀錄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

者忍恥為之犯罪許用蔭贖吏有所恃敢于為奸天聖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孫蔭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

論其歷任之多少詒謀錄舊制京朝官實歷知縣三任

入同判容齋隨筆章獻太后臨朝其父諱通故改同判後復舊王祿誤同判實歷三任

入知州天聖六年七月己亥詔自今任內有五人同罪

奏舉凡保任皆結令同罪減一任同判後改為通判又云審官院

定差知州軍並以資歷不容超越資歷當得不容不與

天聖七年九月辛巳詔審官院定差并申中書引上審

視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今都堂審察其遺意也

使之治財又轉而使之典獄又轉而使之治禮治財若
三司使屬官典獄若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治
禮若判太常禮院皆士大夫所揚歷者也

尤不得久于其官若諸路緣邊帥臣兼安撫經略使者
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後漢書皇甫嵩傳鉅鹿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蓄養弟子十餘年間
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
千各立渠帥按此訛方爲萬靈帝紀中平元年亦訛作
三十六萬後來承誤耳

晉武帝不爲子孫長遠之謀晉書何曾傳初曾侍武帝
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

宴見未嘗經聞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

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此似指范文正執政時事也長編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仲淹不自安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如且賜詔不與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奏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朋黨慶厯五年正月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邵伯溫聞見後錄慶厯中富鄭公韓魏公俱少年執政

頗務興作章郇公位丞相終日默然如不能言或問郇公富韓勇于事爲何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擲戲劇不可訶止俟其抵觸牆壁自退耳方銳于跳擲時勢難遏也按章爲元宰于韓范之施設詆之如此宜其道不行而小人毀謗易入也

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魏徵本謚文貞宋避仁宗名也資治通鑑貞觀四年十二月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

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
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若謂古人澆朴漸至澆訛則至于
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
威權不可委之羣下又云宜震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
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今頡利成擒其酋
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
德彝見之耳

封倫傳貞觀元年卒

上時政疏上疏尊號皇帝陛下王明清揮塵後錄仁宗

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號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

年七月上聖文睿武體天欽道仁明孝德皇帝

按仁宗紀八年

無此事事在
明道二年二月上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

明孝德皇帝紀秋七月戊子詔以蝗旱去尊號睿聖文武四字景祐二年十一

月上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寶元元年十一月

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德皇帝紀于景祐

二年所上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災詔省去睿聖文武

四字紀但云改元去尊號寶元二字按王氏所載與帝紀參差故互見

之

進戒疏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賜紫金

魚袋職官志朝散大夫階為從六品此元豐後官制左右諫議

大夫官為從四品唐會要會昌二年以兩省闕四品下護

軍勳為從三品參知政事任為正二品輿服志宋因唐

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朱七品已上服綠九品

已上服青皆準其階官銀青光祿大夫始服紫魚袋飾

以金至朝散大夫始服緋魚袋飾以銀其職事官已至

三品四品而階未副者則有賜紫緋之事以入銜論謀錄選

人加階至大夫服緋紫但不佩魚謂之階元豐官制增

寄祿官階級以中大夫等為五品而朝議朝散大夫僅

六品與唐制異矣葉夢得石林燕語參知政事蓋劉洎

為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臨時

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為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于

中書門下同據唐書受上脫承字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佐也

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爾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

太祖始以趙中令獨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爲之副而難其名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也以薛居正呂餘慶爲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預奏事奉行制書而已後以韓王權太盛始詔參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遂爲故事王偁東都事略熙甯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

乞免就試狀事實類苑試京官及草澤等每試人前一

日學士聚廳共撰詩賦論各五題封進明日早降出有御筆點定者用之自朝臣直館閣京官州縣官草澤皆院中試之惟試知制誥卽在中書禁門將開門

疑是閉前二字

三五刻下直學士卽出如試未了卽爲拖白矣或詔兩制同試卽舍人並過院其日必盛饌置酒勸飲至暮也天禧四年六月詔每遇試人令翰林御厨供酒食石林燕語故事館職皆試詩賦各一篇熙甯元年召試王介安燾陳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試策論各一道于是始試勅天之命惟時幾論問古用民歲不過三日策又避暑錄話云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惟富鄭公以茂才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旣召試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制科不試詩賦至子瞻復不試策而試論三篇然則熙甯已前惟制科不試詩賦也程俱麟臺故事皇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彥博

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
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
亦辭以家貧親老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賜甄擢詔
召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安石卒不就試魏泰東軒
筆錄至和初王荆公力辭召試有旨與在京差遣遂除
羣牧判官

辭集賢校理狀至于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麟臺故
事太宗皇帝待遇三館特厚奎文宸翰必以宣示新異
之物必以燕賞制作必令歌頌常與宰執侍從等而其
從容文藻則又過之故事進士唱名日館職皆侍立殿
上所以備顧問也事訖賜茶館閣官須稱學士載于天

聖令文

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麟臺故事祖宗時館職到館
一年理通判資序三年理知州已係通判者二年理知
州開陞不用舉主長編太宗朝凡帶職官出皆知州景
德後王昱劉奭並以官卑止與通判至天聖二年四月
集賢校理葛昂等各乞外任差遣并與小處通判用爲
例

不加考試又非條詔麟臺故事國初循前代之制以昭
文館史館集賢院爲三院直館至校勘通謂之館職必
試而後命不試而命者皆異恩與功伐

辭同修起居注狀唐六典起居郎

屬門下省

掌錄天子之動

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每季爲卷送付史官起居舍人

屬中書省

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

職官志國朝舊置起居院命三館校理已上修起居注
元豐前以起居郎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
同修起居注官制行以郎舍人爲職任分隸中書門下
本傳嘉祐三年入爲度支判官俄直集賢院明年同修
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
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
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按
集中有再集同修起居注狀明非一時事則此次終辭
而朝廷聽之也史誤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聞見錄司馬溫公記介甫云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章七八上乃受按第二狀云向時辭朝廷之命至于八九章賜聽許今纔數月有此除授是溫公所云歲餘者亦非其實也

第三狀而所除始祖無擇一人祖無擇傳以直集賢院出知袁州同修起居注知制誥

辭赴闕狀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聞見錄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

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王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韓呂朝廷之世臣也韓氏兄弟絳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學術尤高呂公

著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于朝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

第三狀今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按此狀則在神宗卽位之初也石林燕語神宗初卽位猶未見羣臣王樂道韓持國等以宮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旣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卽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

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能達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

待遇眷屬之意王銍默記先公按銍之與閻二丈詢仁

同赴省試遇少年風骨疎秀于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

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與于一小院中擁火詢仁

問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荅曰大人久病非有

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旦晚且來雩不惟赴省試蓋

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

家中云擇鄰必須司馬十二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兒曹

有所觀效揮塵後錄治平中有時君卿者以善筆札為

荆公賢譽穎邸書史裕陵以其有士風每與之言時王

宸心由是注意踐祚之後驟加信任

辭知江甯府狀長編天禧二年二月丁卯以昇州為江

甯府置軍曰建康命壽春郡王爲節度使加太保封昇
王

進奏院遞到勅牒職官志進奏院隸給事中掌受詔勅
及三省樞密院宣劄六曹寺監百司符牒頒于諸路長
編太平興國七年十一月唐藩鎮皆置邸京師以大將
領之謂之上都留後後改爲上都知進奏院五代以來
支郡不隸藩鎮者聽自置邸隸藩鎮者則兼領焉國初
緣舊制皆本州鎮署人爲進奏官其軍監場務轉運使
則差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及支郡不復隸藩鎮在興國
二年
遂各置邸而外州將吏多不願久住京師故長吏募京
師人或以親信爲之晨集右掖門外廊受制勅及諸司

符牒將午則各還私居事頗稽緩泄漏是月始令供奉
官張文璨等簡閱進奏官知後官副知等凡二百餘人
得一百五十人並補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軍監
事其不中選者爲私名副知去知後之名置都進奏院
于大內側近文璨等領之

典當領路大藩地理志江甯府舊領江南東路兵馬提
轄詒謀錄嘉祐四年五月始詔揚廬江甯洪潭越福七
路兼本路軍馬鈐轄

未許分司按唐以洛陽爲東京置百司于內凡在京諸
司以愆尤及老病乞閒務者居之謂之分司俸給相等
惟繁簡不同耳自東宮三師至御史郎官博士皆有白

居易以太子賓客太子少傅分司洛中韓愈以博士分
教東都生又爲祠部分司東都杜牧詩誰遣分司御史
來是也宋亦以分司爲致仕之漸而稟承于留守司亦
有任便居住者

則乞除臣留臺宮觀差遣石林燕語兩京

謂南京西京

留臺

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臺舊爲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
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爲西京留臺獨舉
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于
臺者正肅卽爲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
司馬溫公熙甯元豐間相繼爲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
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

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殿給使請俸差優爾來者奔走府庭殆與屬吏無異矣

宮觀注
詳後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選舉志大中祥符五年定制自

翰林院學士已上常參官歲各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一人著其治行所宜任令閣門御史臺歲終會其數如無舉狀即具奏致罰于冬季以差出亦須舉官後乃入辭石林燕語祖宗時監司郡守薦部吏初無定員有其人則薦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輕舉自慶厯後始以屬邑多寡制數于是各務充元額不復更考材實改官人歲遂增至數倍

舉錢公輔自代狀唐會要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都知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上清要官及大理司直評事授訖三日內于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奏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卽以見舉者授之選舉志咸平間秘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詔祕書直學士馮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上言今官品制度沿革不同請令兩省御史臺尙書省大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于閣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授訖三月內具表附驛以聞遂著爲令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劉彝傳字執中福州人從胡瑗

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
熙甯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

勅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選舉志諸路轉運使副提點

刑獄官知州通判

熙甯元年始詔通判不得舉人

奏舉部內官屬不限

人數具在任勞績無由可舉及顯有逾濫者亦須指述
不得顧避按此狀言未有人堪充卽無可舉亦須申明
也此蓋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時

并已係路分都監職官志路分都監掌本路禁旅屯戍
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詒謀錄自江南旣平諸
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祐
四年五月丁巳詔各路復置兵馬都監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舉渭州兵馬

都監蓋傳等兼在城巡檢龍安鎮巡檢揮塵餘話樞廷

備檢引文云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

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兼提

舉兵甲賊盜公事此為帥臣兼巡檢兵甲公事舉一路

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竊草偷尋即除蕩

職官志巡檢司有沿邊溪峒都巡檢容齋續筆李崇矩

國軍節度使旋為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或蕃漢都

道都巡檢使未幾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譚延美傳徙

巡檢緣邊都巡檢使或數州數縣管界盧壽濠光州

軍巡檢使劇賊之或一州一縣巡檢又有刀魚船戰棹

為害者悉就捕巡檢江河淮海置捉賊巡檢及巡馬遞鋪巡河巡捉私

茶鹽等各視其名以修舉職業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兵官任使狀長編熙甯五年五月

辛巳詔以古渭寨爲通遠軍以王韶兼知軍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爲開拓之漸歐陽忞輿地廣記崇甯三年改爲鞏州元祐五年于郭下置隴西縣今之鞏昌府隴西縣是也

不係路分都監按路分都監爲一路掌兵之官位任已重不須保薦也皆諸司使副充無差三班使臣者職官志云州府已下都監皆掌其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此則但主一城或一鎮事分差卑

擬上殿劄子歐陽修歸田錄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

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已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長編明道二年七月降前咸平太康縣駐泊巡

檢右侍禁張孚

案周煇清波別志作字

爲廬山縣兵馬監押坐用

劄子奏事也別志故事在外惟前兩府在京兩大省方許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狀陳世崇隨隱漫錄凡上殿輪對初面西立閣門舍人引北面躬身聽贊拜聲絕

兩拜起躬身聽贊祇候直身立引稍前兩步再躬身聽贊拜兩拜起躬身聽贊祇候面西立俟三省奏事退引升殿立東南角舍人前奏銜位姓名上殿因依引赴御坐左側身立搢笏當殿未出笏叉手及橫執劄子爲失儀如有宣諭卽口奏云臣官不該殿上拜容臣奏事畢下殿謝恩奏事畢依舊路下殿北面不候贊兩拜隨班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本朝視朝典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曰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相樞密使已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曰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釐務不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禮志垂拱殿起居見謝辭官以次入于庭出使閒慢或未

升朝官或止拜于門外自祕書監上將軍觀察使內已上得拜殿門階上及升殿止拜御坐前餘皆庭中班次凡羣臣辭見及謝先詣正衙見訖御史臺具官位姓名以報閣門方許入對此舊制也自乾德後始詔先赴中謝後詣正衙按此上殿卽內殿起居也出使而反命所謂入見龐元英文昌雜錄元豐四年侍御史知雜滿中行劄子伏見本臺見行儀制內兩省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勅免參宰

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
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蕃官待次階官而已其武班
既無本品因令使臣十員假攝以實之臣嘗終始考求
蓋循乎唐制而失之者也按唐制京司文武職事官有
朔參望參有五日參唯職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已
上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日參蓋職彌親
者參彌數也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每日參矣而
文德常朝仍復不廢又使待次攝班之人數十員以應
文武百官而冒常參之名舛謬倒置莫此爲甚至于橫
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
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自唐室衰宣政視朝之禮

廢應謝辭者始與常參官同至正衙敘班以應故事五代沿襲不改遇入閣日則正衙先拜而後喚仗五日內殿起居則見謝辭官先退而後入因陋習謬轉相傳承厯數百年而未有以正其非也欲望特降指揮先次罷去因今殿庭以分內外之朝隨今官品高下以爲進見疏數之節于是罷正衙常朝及官制行定日參朔望參之制門下省起居郎已上中書省起居舍人已上尙書省侍郎已上御史中丞已上爲日參官其知樞密院已上自如舊議以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資已上爲六參寺監大理評事已上爲兩參官寄祿官通直郎已上爲月參官又今後除朔望參外每月定以五日二十日

二十一日二十五日爲參日

此卽六參也

按仁宗時常朝正

如滿中行所論而荆公奉使入見不必赴文德殿自隨宰執入起居內殿也

臣蒙恩奉使歸報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按荆公時以知制誥伴送契丹使歸故有邊事之語若是提刑江東還亦不能用劄子也安石對神宗曰臣在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蓋卽此也

上五事劄子按荆公爲相興法言利之奏僅見于此其他與諸正人角議橫身以要君造膝詭辭百計熒惑爲必行之具者皆沒而不著蓋旣犯天下之不韙及退居金陵又欲爲身名計故所著日錄務自掩飾歸過于神

宗而奏議之關於新法者盡削之此乃巧于自營者曾
布林希之徒皆效之卽此所陳五事亦與當日行事如
星火之急判然而知其妄矣陳瓘尊堯集序云其日錄
自到闕以來至爲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書七
對之游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
神考但慕蜀魏謂厥身不異皋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
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他人
極論之辭掠爲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託訓
言外肆詆尤多又瓘理財總論云安石初爲從官卽倡
理財之說及至參知政事遂行其所言今考日錄第一
卷安石于未執政前七對神考並無一言及于理財至

于執政供職之第一日即偽書對上之言曰人主當以成禮義廉恥之俗為急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又曰若以理財為先務又召致無行義之人則恐天下視聽不足蓋安石舍眾自用造法于得君之初追悔著書于十年之後歸過宗廟圖蓋已愆是可忍也復何議哉觀陳氏所舉可以知之矣
一曰和戎是時方用王韶經略熙河直漢武之通西域置朔方耳何名和戎

二曰青苗清波別志陝西兵興時

謂仁宗寶元康定時

經略司貸

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李參程權慶州

宋史李參字清臣此

程字

鉤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令廢其庫視民闕

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至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後軍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食貨志安石變常平廣惠倉之法爲青苗錢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

自制下已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同保均陪之患去歲河朔豐稔斗米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糶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爲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爲已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又言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爲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

之人不能辨也長編熙甯八年閏四月丁巳上嘗與岐

王顥嘉王顥擊球獻賭玉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

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詔謀錄新法既行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于

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盪惑之名曰設法賣酒

三曰免役通考職役帝因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

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

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條例司言考合眾論悉以使

民出泉雇役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

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盡眾議于

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

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

後但寵爲官
不助役

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

買占者卽用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
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
省使無負承符散從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
弊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泉以助
役皆其條目也判司農事鄧綰曾布上言畿內鄉戶計
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
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已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
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
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
已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

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
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闕他縣倣此募法三人相任衙前
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
年乃更爲法旣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詞著爲令令下募
者執役被差者乃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
國初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
稅者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
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
至雜職虞候揀指人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見本書
畿縣放鄉役數千于是頒其法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
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第戶及成丁丁單女戶寺觀
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錢役擾民怨苦者
助役也容齋續筆李師中尹河南富韓公以此等戶亦
已老乃藉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凡數錢先視

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僱直既已足用

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

謂之免役寬剩錢此尤非法借名爲聚斂人情所以不

兩法之利害東坡于元祐時折衷至當矣

四曰保甲兵志保甲熙甯三年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

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

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眾所服者爲都

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已上有餘丁而

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免保丁兵

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

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

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
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
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人併他保
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
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旣行之讖旬遂推之五
路以達于天下林希野史安石深禁民間私議已者其
後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寬以修起居注侍上
因言民間往往有怨語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
人密伺于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之獄上度其
本非邪謀多寬釋之保甲民有爲匿名書揭于木杪言
今不聊生當速求自全之計期訴于朝安石大怒乃出

錢五百千以捕爲書者旣而民有偶語者曰農事方興而驅我闕武非斬王相公輩不能休息邏者得之付獄安石意爲匿名書者必此人也使鍛鍊成獄民不勝撈掠而終不服法官以詬罵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無知止令鬻杖十七而已開封推官葉温叟在府不及一歲凡治竊議時事及詬罵安石者三十餘獄

五曰市易食貨志熙甯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爲本先是安石建議立均輸平準法故韶首迎合其意五年遂詔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今富人大姓

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
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爲之轉
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
收餘息以給公上于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
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
者聽若欲市于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

之當作其謂
賒物欠錢也

責

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
焉以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
七萬緡爲本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

卽熙州

置司市

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安石皆辯解
長編熙甯六年正月樞密使文彥博言臣近言市易司

遣官監賣果實有損國體斂民怨乞寢罷至今涉旬未聞于施行切慮陛下以事小不卹而臣愚以所損甚大決不可爲且京邑翼翼四方取則今令官作賈區公取牙僧之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乎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紳清議尙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斯乃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乞賜詳擇

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眾二十萬獻其地

因爲熟戶地理志西甯州舊青唐城按今爲西甯府屬

西甯縣洮今之洮州廳河今河州

屬蘭州府

東都事略熙甯

六年二月丙申克河州遂復洮岷疊宕等州按其時新

法行已三四年矣青唐城至元符二年閏月隴拶降建

為鄯州徽宗改西甯州熙甯中尙為董璫所據此云獻地又非

矣益知此奏乃蔡卞之徒孟浪為之蔡條鐵圍山叢談王介甫當軸處中

當是時以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

使丁仙現遇介甫法制適一行必因燕設于戲場中乃

便作為嘲諷肆其誚難輒為人笑傳介甫不堪欲斬之

神廟乃密詔二王取丁仙現匿諸王邸一時諺語有臺

伶官

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

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

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通考御史中丞楊繪言非

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

司率務多斂如王庭老張靚科配一路緡錢至七十萬

輸之多者一戶至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之外贖數
幾半咸謂庭老靚必有升擢此蓋因取數多謗議興也
侍御史周尹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于數外留寬贖錢
一分聞諸州縣希提舉司風指廣敷民錢至減省役額
剋損雇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贖數已倍多而募
直太輕倉法又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
法聚歛不無疑怨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
召募初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
之寬贖自熙甯六年施行設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
已有寬贖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
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

約有六七百萬貫文寬贖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
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
有此寬贖數目司馬光傳家集元豐八年四月乞罷保
甲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
妨稼穡自兩司馬已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
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
爲保甲投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
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閒四時每五日一
教特置使者比監司監切提舉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
雖云五日而保正保長以泥墁除草爲名日聚之教場

得賂則從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幾盡廢也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愁苦困弊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巨萬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旣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中國之民服田力穡若使與戎狄相遇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豈不誤國事乎東軒筆錄曾布爲三司使極論市

易不便言呂嘉問提舉市易乃差官于四方買物貨禁
客旅須俟官中買足方得交易以息錢多寡爲官吏殿
最故官吏牙人惟恐哀之不盡而取息不夥則是官中
自爲兼併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

保甲之法起于三代邱甲成元年傳爲齊難故作邱甲
杜預以爲甸出甲士三人而使邱出之春秋集解孫覺
曰一甸之地兼有四邱而使邱出甸賦邱豈能供之哉
亦不能頓取于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一甸之地四邱
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邱
甲則是邱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
增其一邱出一人焉故曰作邱甲也按杜牧孫子注引

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八
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
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李衛公問對引
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廝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
之中如司馬法以百人爲一隊則邱當出二十五人中
有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于
穰苴是春秋諸國皆用兵車之法不獨魯也此云三代
邱甲蓋以司馬法爲古制也

議入廟劄子

獨于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

之禮王制喪三年不祭曾子問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
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

廟鄭注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孔穎達云禮卒哭而祔練而禘于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然則古者但不修時享而已其卒哭練祥未嘗不入廟也按禮志紹興七年祀明堂于建康以徽宗之喪太常少卿吳表臣援熙甯故事謂爲當時英宗喪未除不廢景靈宮太廟之禮吏部尙書孫近等言神宗諒闇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據彼文則是神宗用此議而行享于太廟也安石何知禮哉不足責也

取進止石林燕語臣僚上殿劄子未概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于禁中以待召對故有

進止之詞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然後趨出于
內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放是也今乃以為可否取決
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一辭著為定式若爾自當
為取聖旨蓋沿襲唐制不悟也案葉廷珪有辨語甚詳程大昌演
繁露今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稟承
可否也

言尊號劄子庚戌六月七日按庚戌熙甯三年也神宗

紀熙甯元年七月己卯羣臣三表請上奉元憲道文武

仁孝之號不許東都事略神宗本紀司馬光入直因言

上尊號非先王令典願陛下推而不居上用光言不許

遂終身不受尊號尊號始于武氏之篡亂唐明皇之侈心故光云非先王令典

論罷春燕劄子 禮志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

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凡大宴有司預于殿庭設山樓誹陽爲羣仙隊仗六蕃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雞唱樓于其側殿上陳錦繡帷帟垂香毬設銀香獸前檻內藉以文茵兩府宰執宣徽使三師三公僕射尙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觀察團練使待制宗室遙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廂指揮使坐于殿上文武四品已上知雜御史郎中禁軍都虞候坐于朵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將軍已上分于兩廡宰臣使相坐

以繡墩參政已下用二蒲墩加蜀毯白朶殿而下皆緋

綠壇條殿上器以金餘以銀中飲更衣賜花王得臣塵史舊制大

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咏外郎遷

前行詩云衣添三匹絹宴贖一枝花熙甯以來皆給四

花郎官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

大宴文昌雜錄羣官骨頭索粉白肉餽餅羣仙炙天花

餅太平畢羅乾飯縷肉羹糖油餅再坐假圓魚蜜浮斯

奈花肉鮓排炊羊炙金腸餛子饅頭肚羹水飴下飴教

坊已下凡支賜絹二千四百餘匹綵百匹錢七百七十

餘貫錦一端銀碗三十五口春秋常例也長編熙甯九

年二月己亥詔罷春宴以出師南方故也命時交趾入寇郭達等往

討劄子所言蓋卽此事交趾之圍邕州也安石言于上

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兩

府會議于天章閣安石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止就東
府上從之安石憂沮形于詞色樞密副使王韶曰公居
此尙爾况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
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而不能辦安石
于是與韶有隙

且此月休假已多文昌雜錄祠部休假唐六典假甯之節吏部郎中掌

之宋屬于祠部未詳其始歲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

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

降聖節臘各三日職官志天慶先天降聖節各五日無下元立春人日中和

節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三伏立

秋七夕秋分社授衣九日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

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慶夏至先天中元下元

降聖臘皆前後一日後殿視事其日不坐四立二分二

至七夕授衣大忌前一日亦後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
休務焉

論館職劄子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前此英宗嘗謂輔

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
耶公等爲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
朕當親閱可否于是琦公亮修概所舉凡十餘人上先
召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
士劉攽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
丞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前甯州觀察推官王
存等十人餘須後試已而召試學士院夏倚章惇雖入
等以御史有言改他官治平四年閏三月己丑御史吳

中言先帝召十人試館職漸至冗濫兼所試止于詩賦
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試賦試策
論三道問經吏時務每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
其先召試人亦乞用新法攷試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
策一道按此則自治平時試館職以十輩爲率矣此劄
乃在安石參知政事後則熙甯中亦如治平之例也

召令三館祇候麟臺故事詔編校書籍供職及二年得
補校勘後呂惠卿梁燾沈括皆自編校爲館職至熙甯
中以前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邢恕爲崇文院校書先是
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恕以爲賈誼馬周之流召對而有
是命乃詔今後應選舉可試用人並令除崇文院校書

以備訪問任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合入差遣卽
所謂三館祇候也

宣諭富弼等富鄭公再相以熙甯二年三月與安石參

知政事并命按長編熙甯元二年均闕此見紀事本末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仰畏天事實類苑慶厯二年五月

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

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

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

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也上曰比欲下

詔罪已避寢徹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白

一心密禱爲佳耳

寬仁恭儉出于自然類苑至和初京師疫太醫進方者
用犀角內出二株解之其一株乃通天犀內侍李舜舉
請以爲御服帶上謂曰豈重于服御而不以療民乎命
工碎之東軒筆錄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
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
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
不見鐐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一日晨興
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寢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
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
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
豈可不忍一日之餒而啟無窮之殺耶歸田錄仁宗聖

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素盜蓋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然外人無知之者聞見後錄帝內宴十闋分各進饌有新蠚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尙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爲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

而特惡吏之殘擾王闢之澠水燕談慶厯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東軒筆錄仁宗聖性仁

恕尤惡深文獄官有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

納用諫官御史長編慶厯四年六月開寶寺靈寶塔災

諫官余靖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諫臣如此事實類苑仁

宗時宦官雖有甚蒙聽信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吝

也由是不能弄權王鞏聞見近錄先公爲諫官按王素論

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之先

公曰臣職在風聞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

之子卿王某之子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

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何如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留

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

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卽令內出東門了急來奏遂
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上
曰朕苟見其泣涕不忍去則恐朕亦不能出之久之中
使奏宮女已出內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按此條亦見聞見後錄此較詳

王荆公文集注卷一

王荆公文集注卷二

吳縣沈欽韓撰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長編嘉祐五年七月命翰林
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判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
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八月奎等上言云云卽
此劄子所陳是也蓋荆公屬草而奏之羣牧使歐陽修
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
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甯東
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以今攷之或陷
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
之間

嵐州今岢嵐州嵐縣
石州今爲永甯州

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

亦廣其間草輒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

方輿

紀要樓煩城在靜樂縣南七十里

可以興置一監又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

今平定州

不耕之地甚多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

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

運使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

不宜馬可行廢罷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馬所辭向傳字

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爲永壽主簿累遷入爲開封

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

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

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

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于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

于是馬一歲至萬匹

張萬歲獨能蕃息于唐文苑英華張說隴右監牧頌德

碑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僅

按英華無
文粹有

得牝牡三千從

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

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

萬六千匹

案原注一本
無六千二字

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監以掌

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更析八監布于河

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

秦漢之盛未始聞也

河北便糴章如愚山堂考索後集宋朝市糴之名有三

和糴以見錢給之博糴以他物給便糴商賈以鈔引給

之食貨志和糴河北河東陝西三路自糴買以息邊民
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
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爲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
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闕兵食
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
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長編至和二年十
一月虞部郎中辭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爲被邊十四
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斛
其實才直二百萬緡爾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于商
賈蓄販之家今旣用見錢實價革去三百萬虛加之弊
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漕

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糶減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糶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于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使糶糧草以向爲之向任便糶凡四年糧草石束以千計者凡六百

臣等保任辭向長編嘉祐五年八月甲申命辭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于原渭川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並委向任薦以聞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知縣縣令京朝官及節察判官推官爲知縣事非京官及不兼幕職者爲縣令澠水燕談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奚嶼知大名

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此始

乙朝陵劄子 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

導以元帝睽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

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通典五十舊制每

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按冊府元龜五百八十七為景

龍二年三月太常博士唐紹上疏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

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不從禮志宋初春秋命宗

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春祠乾德三年始令宮人詣陵

上冬服歲以為常眞宗時翰林院學士錢惟演言春秋

朝陵載于舊式公卿親往蓋表至恭唐顯慶中始詔三

公行事天寶已後亦遣公卿巡謁蓋取朝廷大臣不必

須同國姓近年已來止遣宗正等官人輕位卑實虧舊制望自今于丞郎諸司三品內遣官闕則差兩省諫舍已上所冀仰副追孝之心以成稽古之美曾鞏隆平集仁宗葬永昭陵英宗葬永厚陵李濂汴京遺蹟志俱在河南府鞏縣西南界

乞免修實錄劄子揮塵三錄英宗實錄熙甯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入翰林請自爲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于一手按此劄子則介甫初不與修豈常辭而不得已歟

吳充爲正親家充之子安持荆公之女壻舊唐書蕭嵩傳子衡尙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爲

親家母舊五代史李愚傳宰相劉昫與馮道爲婚家道
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愚曰此事
賢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新史劉昫傳作親家翁

乞改科條制劄子選舉志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

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
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
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詔令兩制兩省待制已上

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直試館蘇軾以詩賦論策均
爲無益安石復言之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

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安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故獨
廢不用長編熙甯六年九月駙

馬都尉張敦禮乞立
春秋學學官不許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

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二道中書撰大義試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河西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爲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爲一號考取熙甯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千字長編慶厯二年正月賈昌朝請罷舉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陸游老學庵筆記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寢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厯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三才卷二
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熙甯五年八月戊戌攷異林希
野史云熙甯四年春更學校貢舉之法設外舍內舍上
舍生春秋二試由外舍選升內舍內舍選升上舍上舍
之尤者直除以官以錫慶院爲太學舊制進士之外有
明經明經者通三經經各問義十道而應者皆能充其
科文詞有可觀者安石旣罷詩賦獨設一科謂之明經
進士始議人通二經後但令通一經而已意使士人悅
而易就樂從新科也五年春命判監直講者試外舍生
有練亨甫者久從雋學安石亦愛之意謂必在優等旣
而榜出亨甫乃在下列安石父子大怒詰責琥定等退
而檢取亨甫卷對義但及九道急令考官自首亨甫更

被黜落安石遂命經義減半別補外舍生定希旨請不
彌封事雖不從而諸學官公然直取其門下生無復嫌
疑四方寒士未能習熟新傳而用舊疏義一切擯黜葉
適者處之巨豪前此斥于廷試素以交結陸佃爲之引
譽琥定遂推第一欲誘動士心貪利慕已于是列奏適
之文章行義卓絕遂賜進士及第鄆州教授又留爲直
講五年而亨甫是秋發解遂居第一旣限一經又試義
減用五道以此誘輕薄急進者遂致百家子史之言一
不經目惟以新傳模倣敷衍其語耳是歲國子監薦一
百五十人諸家門生占一百三十人開封薦送二百六
十人諸家門生占二百餘人

案六年四月余申榜練亨甫第六人爲睦州事法參

軍并充國子監修撰經義所檢討 石林燕語熙甯已前以詩賦取士學

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

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爾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

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

教之者亦未必能皆讀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率多遺

誤嘗有教官按教官乃姚祐也元符初為杭州教授詳見萍洲可談一泊宅編上老學庵筆記七

出易題云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舉子不能曉不免上

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為釜字本謬亡其上兩

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彖亦是福建本所遺

按葉少蘊蔡京門下客也于王氏故無所譏切然觀此

一條則介甫謂令士人得專意經義流毒不已至乎容齋

四筆崇甯已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

廟議劄子禮志建隆元年有司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

廟室于是判太常寺竇儼奏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

獻皇帝廟號僖祖隆平集聖宋趙姓自漢京兆尹廣漢

以儒學顯終于縣令歷永清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

皇帝廟號順祖太祖紀名眺皇會祖中丞府君曰惠元

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隆平集歷營皇考武清府君

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太祖紀敬生皇考武清府君

祖累官檢校司徒天水縣男與太祖治平四年英宗將

分典禁兵卒贈武清軍節度使太尉

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第八室祧藏僖祖自仁宗

而上以次遞遷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乃于九月奉

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后耐英宗熙甯五年王安石爲
相不主祧遷之說請付兩制議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議
請以禧祖之廟爲太祖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
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
武之功起于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
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
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
所以始若以契稷奉之竊恐于古無攷而于今亦所未
安天章閣待制孫固同判太常寺張師顏等議爲僖祖
別立廟固請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
穆之列而從之

此卽韓愈等所議然唐世竟從王權議太祖正東向之位師顏請築

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于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同知太常禮院蘇稅請卽景靈宮祔僖祖卽與唐祔獻懿二祖于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院周孟陽章衡請以僖祖爲始祖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初議遂從之按諸說惟韓維爲是元絳等附和安石不顧名義蓋太祖不傳世而太宗以後子孫並有豐于昵之意太祖之廟幾爲寄食矣故安石探伺人主之私于四祧未盡之前先虛推一始祖以壓之使創業垂統之祖終不得正東向之位誠有宋之罪人也于是徽宗復立九廟紹興中太祖猶居第四室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丞王普並請升太祖

第一室迄不果至紹熙五年九月孝宗將升祔宰臣趙汝愚始從太常少卿曾三復吏部尚書鄭僑等議遷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向之位人心翕然悅服惟程頤朱熹二人獨祖述介甫此議耳馬端臨曰王介甫務排眾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至甯宗初年自藝祖創業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于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爲不祧之祖董棻王普所言乃至當之論矣

朱氏則以爲鄙人之妄議

晦庵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于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于理愚固未敢以爲然也

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若不論功德則漢之豐公魏處

士君晉征西府君彼時何不爲始祖若子孫有功不得加祖考則文王武王不當先太王王季爲二祧

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此老巫嫗之見也禮志先是仁宗升祔盧士宗司馬光以爲太祖已上之主雖屬尊于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于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于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宏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按

溫公之議會合經史最爲簡覈則僖祖于彼時已合遷
主尋用孫抃之議以廟數未過七世不宜遂行毀遷乃
存僖祖室以備七室此則溺于情而不合于古然猶曰
天子七廟可混稱也及英宗升祔僖祖已遷則張師顏
之議云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
祀及遠非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
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
盡不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是合乎禮
矣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
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

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此論最明通子孫于其祖宗崇德報功豈暇復推祖宗之心以及芒昧之遠祖哉宋人推安石之學而于禮文荒疏若此可見一斑矣

議服劄子

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晉書禮志漢

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新禮荀顛所定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

之爵皆旁親絕朞而旁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總摯虞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朞之制而令旁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旣然則公孤之

爵亦宜如舊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隋書劉炫傳吏部尚書牛宏建議以爲禮諸侯絕旁替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旁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親近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寢其事按熙甯時必有援貴賤之說爲降絕者故所議如此傳皆無考

非傳爵者無眾子乃可于適孫承重禮志熙甯八年禮

房詳定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于商禮則嫡子死立眾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嫡子死無眾子然後嫡孫承重卽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時知廬州孫覺以嫡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潤州徐乾學讀禮通考神宗時知太常禮院蘇頌議承重法疏曰近代仕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故爲當服者爲

承重而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厯中朝廷欲議
臣僚應任子者長子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等此亦近
古立宗之法也然雖有此議亦不果卒行慶厯末石中
立卒未幾庶子從簡又卒適孫祖仁先已服期不知後
服禮官以謂宜別制斬衰嘉祐中劉輝祖母卒自言幼
孤鞠于祖母雖有諸父亦乞解官行服禮官議輝是長
孫自當承重竊謂祖仁官丞郎列近職世荷賞延是亦
有重可承者也輝乃庶官世又非顯若云鞠于祖母報
以三年可也有諸父在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熙甯八
年六月詔書適子死無眾子者然後適孫承重襲封爵
者雖有眾子猶承重此明宗子傳重正合古禮而未議

無封爵者及庶人所以持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爲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故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由是言之尊卑之禮有隆殺之異而喪服從而爲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爲重之義又無大夫庶人之別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體也臣伏觀朝廷修舉遺墜禮無不講喪服之制事干典刑有所未明固宜稽考欲乞特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若以無封爵者無傳重之義卽乞別立服制如在禮故合承重亦乞參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有以異于眾子孫之法及庶人與士大夫不當同用一律頒布天下按蘇子容之疏蓋

在安石定此制之後其意謂禮律但有適孫爲祖承重
之文不分有眾子無眾子有襲爵無襲爵貴賤均同而
熙甯詔令乃以襲封爵者爲重無封爵者雖士大夫不
免與庶人同要諸尊祖之義人心所同故引喪服傳爲
證以出自明詔故不敢駁難其意趣實與王氏異也

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按唐會要嫂叔無服太宗令
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
爲期眾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朞高宗增爲
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元宗令從夫服又增姨舅同
服總麻及堂姨舅祖免後唐定婦爲舅姑服三年之喪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禮志皇祐五年郊詔自今圜丘

三聖並侑嘉祐六年諫官楊敞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

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

之通典垂拱元年從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復冰等議禮高宗請配五祠郊上諸禮皆以高祖太宗高

宗并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皇

祐初詔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以為定制雖

出孝思頗違經典求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云

云請如禮官議即此劄子也又至和元年有司立温成

皇后廟張貴妃薨追冊享祭器數視皇后廟後以諫官

言改為祠殿歲時令宮臣薦以常饌此云後宮有廟謂

其事也長編至和元年夏四月祥源觀火先是知制誥

胡宿言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以辨宗

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
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卻依舊禮未
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過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
先後不同有違典禮未合天衷臣欲今後南郊追寢去
年八月二十四日每次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
以順火性必蒙福祉之降足消災旱之異不報嘉祐七
年正月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
成皇后廟爲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蓋始從楊
敞等議按郊丘大事對越尊嚴莫過于是後代受命之
君猶宜量功度德自非濟民塗炭澤被生靈不宜以涼
薄之鬼上褻穹蒼况假大報之文專豐昵之義如唐中

宗宋仁宗之所爲乎元史郊祀志大德九年中書省臣
奏曰自古漢人有天下其祖宗皆配天享祭臣等與平
章何榮祖議宗廟已依時祭享今郊祀止祭天制曰可
是蒙古君臣之識超越前代矣

議郊祀壇制劄子合祀天地爲圓壇而于國陽之地上

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禮志元豐元年二月郊廟奉
祀禮文所言古者祀天于地上之圓丘在國之南祭地
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禮樂亦皆不同所以
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
共牢合祭天地之說王莽爲之本朝親祀上帝卽設皇地祇
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遂詔詳定更改以聞于是陳襄

王存李清臣張璪等議久未決三年璪言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祭宜卽郊祀之歲于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于是禮官請如璪議按熙甯九年荆公罷相元豐之議非其所關此劄但論壇制蓋亦荆公有以發之也又按合祭之議自唐太極元年賈曾創爲大祭合祀沒方澤而不言人主喜其便已遂因循不革冊府元龜天丙戌詔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自後有事圓丘皆與天地合祭則北郊并廢矣然張璪之彌縫猶善于蘇軾之怙非也

議郊廟太牢劄子唐郊祀至共用一犢舊唐禮儀志按

志未見此唐會要之文天寶六載詔大祭祀駢犢量減其數肅宗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詔圓巨方澤依常存一太牢

宗廟諸祠臨時獻熟時以兵亂故殺禮冊府元龜周世宗顯德

六年太常卿田敏奏唐會要武德元年十一月九日詔

祭祀之本意皆以為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

禴祭其祭圓巨方澤宗廟以外並可止用少牢舊用者

宜用特牲待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今國家用牛按

下見五代會要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

今後祭圓巨方澤社稷并依舊用犢太廟及諸祠宜準

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

則依常式江鄰幾雜志國朝諸祠牲牢之類數不等七

然有滑稽者請其分張之微謂之迎貓也

帖黃石林燕語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帖之謂之帖黃蓋敕書用黃紙則帖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于後乃謂之帖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曰與日月道里見于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鄰幾雜志審刑奏案帖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帖黃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劄子春官注黃琮禮地以夏至謂神在昆侖者也兩圭有邸以祀地謂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云昆侖是大地神州小于崑崙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舊唐書禮儀志顯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因修改舊禮乃奏曰祭祀

之禮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燭蕭
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
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以南新
禮以爲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爲祭始位樂懸之南外
壇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準此制可之按爾雅釋天祭
地曰瘞埋而宋有此謬者正以郊祀並配地祇只從燔
燎故有司攝事地壇亦誤承郊禮也禮志元豐六年詳
定禮文所言北郊皇地祇當爲坎瘞今乃建壇燔燎非
是請今祭地祝版牲幣並瘞于坎按荆公若奏之于前
無容不登時改定而遲至元豐之詳定局重言也疑此

劄子非真

進鄴侯遺事劄子唐藝文志傳記類有李繁鄴侯家傳

十卷又有李繁說纂四卷者小說類馬氏經籍考繁說

纂于雜史繁家傳于傳記而無鄴侯遺事疑即家傳也

宇文黑獺之中材周書帝紀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

泰字黑獺然黑獺疑其本名故東魏人皆斥之為黑獺

後乃易名泰耳

以區區之蘇綽周書蘇綽傳太祖方欲革易時務宏疆

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

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一曰

先治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

獄訟其六均賦役太祖甚重之

辭男勇說書劄子聞見錄勇心險惡凡荆公所爲不近

人情者皆勇所教呂惠卿輩奴視之荆公置條例司初
用程顥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勇囚首跣足
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數
爲人沮與程君議勇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
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
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勇不樂去王勇傳時安石執政
所用多少年勇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
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勇所作策
及注道德經鏤版鬻于市遂傳達于上鄧綰曾布又力
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太子中允以選人有出身者自

大理丞遷職官志學士侍從有學術者為侍講侍讀其

秩卑資淺而可備講說者則為說書仁宗景祐元年正

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

日輪二員祇候按呂原明家塾記崇政殿說書景祐事

實類苑傳簡公佳話按佳話能太祖性好藝文即位

未幾召山人郭無為于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

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揮塵前錄云明清五世祖拾遺

對講易于崇政殿然後命官開寶入年以近臣薦自布衣召

崇政殿說書之名肇建于此石林燕語崇政殿即舊講

武殿按李心傳舊聞證誤云崇政在太祖時為講武殿

殿中講書未常以此繫銜

特設一宮實自仁宗始

辭男雋授龍圖閣劄子雋龍圖閣直學士玉海景德元

年十月己酉龍圖閣成以戚綸杜鎬兼待制四年八月
丁巳以杜鎬爲直學士祥符三年己亥以鎬爲學士陳
彭年直學士九年十月壬辰置直閣職官志龍圖閣大
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
西曰述古殿閣上以奉太宗御書御製文集及典籍圖
畫寶瑞之物及宗正寺所造屬籍世譜按石林燕語亦
云祥符中始遷龍圖閣與志同長編雋傳受詔撰詩書
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熙甯八年六月辛亥右正言
天章閣待制王雋加龍圖直學士以修詩書周禮義解
畢推恩也雋辭所遷職上欲終命之惠卿以爲雋引疾

避寵宜聽故從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長編元豐三年八月丙辰王安
石上改定詩書周禮義誤字詔錄送國子監修正聞見
後錄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元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
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
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
又有其善安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是老鶴
詩大小雅本是老雅似此類甚眾大可痛駭時熙甯初
王氏之學務爲穿鑿如此

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犧犧當作牲完而無傷故謂之
牲牲當作犧按尚書微子傳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王氏

初義本同書傳周官牧人注鄭司農云牲純也鄭云犧
牲毛羽完具也引雄雞自斷其尾曰憚其爲犧後所改
者乃從二鄭義也按說文云牲牛純色牲牛完全犧宗
廟之牲也後義爲優

此書所以謂之範者鵠冠子王鈇篇與天合則萬年一
范佃注范如荀子范形之范範是成器之物器而後可
爲法故釋詁云範法也

第二劄子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容齋續筆

王荆公詩新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
以養老者也毛公本注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
不用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

王元注卷二
悟前非卽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也按杜詩呈
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鄰正用詩義
論改詩義劄子呂升卿所解此上脫其詩序用四字據
長編熙甯八年九月辛未增詔安石并刪定升卿所解
詩序以聞故安石復有下所言劄子

荅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此與上論改詩義劄子皆熙

甯八年九月時也辛未呂惠卿白上曰兩日前余中葉
唐懿來爲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中等昔與臣同進
呈安石以爲忘之當時只進呈詩序今但用舊義爾臣
意以爲未審遣升卿往訊之果然升卿曰家兄與相
同改定進呈安石怒白安石爲文豈如此賢兄亦不

如此此曾攷所爲訓詁亦不識臣甚怪之而未喻其怒
之意近議市易俵糴事臣意以爲常平法行之方漸安
帖又爲此法呂嘉問必不能辦所以往復與之間難此
必爲人所間耳上曰練亨甫耶惠卿曰此亦其一固有
爲之致力者上曰張諤耶惠卿曰非也嘉問諤不至如
此且經義雖聖人有不能盡昨以安石旣去據理修定
不敢少改不意其怒如此上曰卿宜寬心然議益不合
惠卿益不自安後月餘乃具劄子曰臣伏見王安石劄
子奏乞詩序用呂升卿所解詩序依舊本頒行奉聖旨
令安石并所解詩序刪定進呈臣維朝廷初置經局令
臣與雋修撰而安石提舉詳定皆自陛下發之非因建

請也苟以爲舊義不刊則不知設官置局欲令何爲宜
有增損也則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自有次第而詩義臣
等初奉德音謂舊文頗約新學不知今之修定宜稍加
詳至其進論多涉規諫非學者所務宜稍削去仍解其
序卽不曾令誰訓其辭誰訓其義也故自置局以來先
檢討官分定篇目大略以講義爲本其所刪潤具如聖
旨草創旣就臣卽略爲論次初解大序及二南凡五卷
每數篇已卽送安石詳定一句一字如有未安必加點
竄再令修改如安石意然後繕寫安石親書臣名上進
則雋所進義雖一一經安石之手不知何以加此又修
邴鄜衛以後數卷安石在此閒或就局已經數覽泊去

江甯又送詳定簽帖鑿書其處非一自此以後臣以安石去局而義又加詳更不欲輟改舊文只令解序自安石到京令檢討官以續所撰義歷呈安石其餘臣于中書與安石面讀皆有修改去處草卷尙存檢討官僚今多在此皆可驗問得旨刊布幾及千本安石怒經義局改其二南舊義止令勿賣須得削去安石當初進二南義之時陛下特開便殿安石與臣對御更讀以至終篇陛下褒稱聖言可記安石未耄何至廢忘而其言如此今旣皆不可用而轉官受賜于理何安臣亦當奪官云云愚按王呂交惡有難以對神宗者特借詩義爲釁端

爾

改撰詩義序 **劄子** 長編熙甯八年六月甲寅安石上詩

書周禮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上批卿所上三經義序其發明聖人作經大旨豈復有加然望于朕者何其過歟責難之義在卿固所宜著傳于四方貽之後世使夫有識考朕所學所知及平行事之實重不德之甚豈勝道哉恐非爲上爲德之義也其過情之言可速刪去重爲修定庶付有司得以時頒行聞見後錄晁以道言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上卻之令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

乞以所居園 **室爲僧寺** **并乞賜額** **劄子** 長編此事在元

豐八年六月哲宗卽位後大清一統志半山寺在上元

縣東北東距鍾山七里其地名白蕩積水爲患宋元豐中王安石居此乃鑿渠決水通城河尋舍宅爲寺賜額曰保甯禪寺寺後卽東冶亭聞見錄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雩荷鐵枷杻如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長編熙甯九年十二月丙

戌判江甯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平興國寺充常住石林燕語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常遣內侍凌文炳宣傳撫問因賜金二百荆公望闕拜受訖已語文炳曰安石閒居無所用卽庭下發封願使臣曰送蔣山常住置田祝延聖壽

謝宣醫劄子 石林燕語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
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
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
相當往往又爲害勅葬喪家一聽于監護官不復更計
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
勅葬破家

乞解機務劄子 此蓋熙甯七年初罷相時也東軒筆錄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叶荆
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
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
呂參政指爲沮法荆公以爲然堅乞罷相神宗重違其

意自禮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改爲吏部尙書觀文殿
大學士知江甯府麻旣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
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畢氏續通鑑熙甯七
年四月自去歲七月不雨至于四月帝憂旱形于色嗟
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
湯不免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
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
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
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
之聞也初鄭俠監安上門至是大旱東北流民扶攜塞
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

負瓦揭木賣以償官案案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具疏詣
閣門不納遂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曰竊聞
南征北伐皆以其勝捷之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
下之民貿妻鬻子流離逃散皇皇不給之狀圖以上聞
者臣謹按安上門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
亦可流涕况于千萬里之外有甚于此者陛下觀臣之
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
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
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
常平倉三衙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
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

呼相賀是日果雨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

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

去外閒始知所行之由羣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

其擅發馬遞之罪

此事傳亦不具其斷結蓋事得釋也及呂惠卿執政乃復以上疏編管汀

州安石傳序竄俠嶺南于安石未去位之前誤也

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

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

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是新法

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丙戌王安石罷太皇太后語帝

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

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學然怨

之者甚眾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帝曰羣臣惟安

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皇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耶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俠疏進安石不自安求去位帝再四慰留安石不可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呂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變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第四劄子

又令馮宗道隨賜手詔長編熙甯五年六月

己巳王安石謁告上令馮宗道撫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上復令宗道齋手詔封還表劄趣安石入見辛

未安石入見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
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上曰卿從來
豈畏人怨惡者人情有何壅塞卿毋乃謂朕有疑心如
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故知卿不爲誨所惑豈更有
人能惑朕者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
留約令入中書不復乞安石曰日旰不敢久勞聖體容
別具奏至中書遂出復具劄子乞罷上令馮宗道齎手
詔封還劄子曰卿已許朕豈可食言安石復具奏而閤
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

謝手詔慰撫劄子

長編熙甯四年五月壬寅王安石因

東明縣民訴役錢事稱疾臥家是日上遣中使趣安石

入見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監靈臺郎亢瑛言天久陰星

失度宜罷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署

字安石署石字似反引童謠證安石且為變仍乞宣問

南京留臺張方平司馬光及稟太皇太后上以瑛狀付

中書安石遂謁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刺

配英州本城翌日安石乃出林希野史瑛受黥長呼曰

政事以消變乃為朝廷忠謀何罪而黥乎使瑛言不驗雖腰斬以謝眾亦未晚慨然自若按此手詔

慰撫不得其時因附此二事又五年五月甲午王安石

留身乞東南一郡上曰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

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按此乃日錄所言

陳瓘辨之矣

謝手詔訓諭劄子此蓋求避位而得請以歸時也與上

謝手詔慰撫下荅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兩劄子不同時當在再相乞罷之後尊堯集序云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日錄云朕自覺才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俊明之才可以庇覆生民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謂奸罔

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責神宗為憲宗謂
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
天地好生為心厭棄其言眷待寢薄先逐鄧綰次出安
石張邦基墨莊漫錄予友人相訪指案間荆公日錄曰
僕不喜閱此書予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如何則
言予曰不然凡稱某事予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
可笑也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與上謝手詔慰撫同在
為參政時也聞見後錄韓魏公自外上章歷數王荆公
新法害天下之狀神公感悟諭執政亟罷之荆公方在
告乞分司趙清獻公參政事曰俟王安石出令自罷之

荆公既出疏駁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堅

食貨志帝諭執政罷青苗公亮

陳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爲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

本傳

安石求去司馬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異詞謝長編熙甯五年六月壬申上又令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召安石入見安石欲附舜舉表劄舜舉不可乃已癸酉安石自齋表入見上不肯視復以授安石敦譬令就職曰朕自得卿文字累日惶惑卿且念朕如此安石固請勿許是日早出林希野史云李評久侍上左右雖以戚里進然頗知書習典故多智數爲閤門使又令樞密都承旨評所聞外事大小悉以聞自府界置保甲妨擾民情不樂畿內人得以私習

武備評亦極論其不可安石始怒評敢輒議已日撫其過然評之怙寵未易動也會閣門誤排軍員等坐位安石請劾評等評愬于上以爲此小事非閣門罪安石欲沮辱臣爾陛下每有所黜卽安石多方黨蔽黜者反進擢安石有所怒陛下雖明知其無過安石必欲加罪如臣是也上爲之動貸評不問安石固請之于是御史紛然交攻評上猶未聽安石乃不入朝乞解政事章凡數上上遣中人宣押入中書卽時劾評月餘劾狀已上猶命特放安石勃然曰陛下始許臣以逐評臣乃留今放評罪臣願復去上不得已黜評知保州評旣斥又除曾孝寬爲都承旨不用武臣自此密院官屬亦安石黨人

矣

呂惠卿至臣第傳聖旨欒城集劾呂惠卿疏略云王安石初任執政用惠卿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強很傲誕其于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樸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陳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宣傳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爭臣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

三才海卷一
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長編熙甯七年四月丙戌安石
屢求去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安
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以師傅
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卿奏以
義所難處欲得便郡休息朕深體卿意更不欲再三邀
卿之留已降制命令卿知江甯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
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
從此浩然長往也

辭僕射劄子本傳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

乞宮觀劄子職官志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

時員數絕少熙甯以後乃增置焉在京宮觀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或丞郎學士已上充副使兩省或五品已上爲判官其戚里近屬及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示優禮時朝廷方經理時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王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詔宮觀無限員以三十月爲任奉給大兩省卿監職司資序人視小郡知州知州資序人視小郡通判長編熙甯三年五月癸卯詔杭州洞霄宮永康軍丈人觀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太原府興安王廟自今並依嵩山崇福宮舒

州靈仙觀置管勾或提舉官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職官志宋遵唐制節度使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隨其舊職或檢校官加節度使出判大藩通謂之使相元豐以新制始改爲開府儀同三司

歷選近世勳賢未有此謂國初時則然事實類苑太祖太宗時文臣爲使相惟趙中令一人眞宗時寇萊公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南陽一人乾興後難遽數矣石林燕語明道末呂申公罷仁宗眷之厚始復加使相蓋自韓公以來申公方繼之按申公以使相判許州在景祐

四年明道末罷相出夷簡不意仁宗初親政事也

宣諭蘇子元劄子此蓋命郭逵爲宣撫使討安南時廟

堂有處分事宜按集中所載劄子止此據長編考異陸佃所編安石文字其劄子尙多當取善本考校補入

內制楊文公談苑學士之職所草文詞名曰寢廣拜免

王公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

敕榜大號令曰御劄賜五品官已上曰詔六品已下曰

敕書批敕羣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敕書道醮曰青

詞釋門曰齋文教坊宴會曰致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

宣勞錫賜曰曰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牒

謂領

節度州牧頒號簿隊名贊佛文疏語復有別受詔旨作

令于所管

銘碑墓志樂章奏議之屬舊說唐朝宮中常于學士取
眠兒歌偽蜀學士作桃符文孟昶學士幸夔遜題桃符
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周必大玉堂雜記北
門掌內制西掖掌外制是謂兩制長編元豐六年三月
學士院言本院久例親王使相公主妃并節度使等除
授并加恩並送潤筆錢物自官制旣行已增請俸其潤
筆乞寢罷並中書省亦言文臣待制武臣橫行副使及
遙郡刺史已上除改自來亦送舍人潤筆乞依學士例
罷之并從之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輿服志冊制用珉玉簡長一尺二
寸濶一寸二分簡數從字之多少聯以金繩首尾結帶

前後標首四枚二枚畫押二枚刻龍鏤金若奉護之狀
藉以錦褥覆以緋羅泥金夾帊匣長廣取容冊塗以朱
漆金縷百花凸起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冊文長編景靈宮舊晉邸也真

宗生于是冊府元龜尚黃老門天寶十年正月有事于南郊

自今已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肅宗元年建子

月詔取今月二十八日朝獻太清宮二十九日朝享太

廟元獻廟來月一日祭圓丘及太乙壇自此已後遂爲

定制此所謂告事于廟周禮朝享之類本緣郊而告事

沿後遂以爲正祭失之與漢五供又不同漢制先
尊而後卑所謂三大禮也宋之奉景靈宮亦如唐太清宮也

按隆平集王中正汀州人賈販往來江淮閒咸平元年

至南康軍逆旅遇異人自言趙姓久之又見于茅山命
求鉛汞遇火成金謂中正曰當授與法從及歷陽始得
之且俾辨草木藥品而授以小環神劍及密緘之書戒
以勿泄中正亟欲獻于上爲有司所錄還至上饒佯狂
黥竄嶺外未幾逋匿京城樞密承旨謝德權嘗爲嶺南
官知中正化銀術爲奏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又以其
名聞初名捷爲更曰中正賜對特授許州參軍承規于
皇城公廨居之凡入市必有人與之語承規詰不能隱
曰卽授法者也承規爲新堂以祈靈景德四年五月十
三日遂降于堂紗幘閒服青衣具冠劍自是屢降惟中
正諭其旨或其侍童偶語始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改

元大中祥符東封畢加眞君號曰九天司命天尊臨降
宮庭上號曰聖祖卽改皇城新堂曰元符觀承規私第
曰東宅所賜中正通濟坊第曰南宅並爲聖祖降憩之
所禮志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
生天尊五年十月帝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
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名玄授汝天書今再見汝如唐
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得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
設六位以候是日眞宗紀十月戊午即于延恩殿設道
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覩靈仙
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
後坐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

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
人生于壽邱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
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
志卽離坐乘雲而去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
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長編祥符
五年閏十月壬申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
有司言道場及奏告自今用青詞云嗣皇帝臣署詔丁
謂等于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就大內之丙地
得錫慶院吉地與內侍鄧守恩修建十二月戊辰詔上
新宮名曰景靈東京記東西景靈宮規于祥符五年在
端禮街之東西

按長編祥符五年閏十月戊寅建景靈宮于壽邱以奉聖祖六年五月辛亥丁

謂等請以恭孝太子魏懿
主院增建景靈宮許之

朝享仁宗皇帝冊文神宗紀熙甯元年十一月丙戌朝
饗太廟遂齋于郊宮

皇后冊文鐵圍山叢談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天子

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乃鎖院草

制付外施行玉堂雜記淳熙丙申八月庚辰德壽宮高宗

爲太上皇遣大璫張玄爲至都堂傳旨立翟貴妃爲今

所居宮上皇后乙酉晚快行家來宣鎖院酉時出自東華門入

對選德殿宣坐賜茶訖御藥王濛同入院二鼓後進草

畢輿服志后冊用珉或以象鏤文以鳳尺寸制度並同

帝冊容齋隨筆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
宗大和三年以表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

冊命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國朝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率一章乞免卽止

維熙甯二年按神宗紀治平四年二月乙酉初御紫宸殿立向氏爲皇后不應越三年而始發冊其牴牾者一荆公以熙甯二年二月參知政事則不應猶居翰林撰冊其牴牾者二王珪以三年十二月參政而荆公已大拜此時何得有參知政事王珪持節冊命之事其牴牾者三詳玩其故大約治平未命后尙在諒闇至免喪服始行冊禮其文或公自撰兼持節副使而刻本誤作王珪也

先天節天貺節降聖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禮志諸慶節眞宗已後始有之大中祥符元年詔以正月二日天

書降日爲天慶節休假五日兩京諸路州府軍監前七日建道場設醮斷屠宰節日士庶特令宴樂京師然鐙又以六月六日爲天貺節京師斷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宮又以七月一日聖祖降日爲先天節十二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爲降聖節休假宴樂並如天慶節中書親王節度樞密三司已下至駙馬都尉詣長春殿進金縷延壽帶金絲續命縷上保生壽酒改御崇德殿賜百官飲前一日以帶縷分賜百官節日戴以入

內中露香內中宮中也聞見後錄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

南郊青城皇帝問太皇太后皇太后聖體表汴京遺蹟

志南郊壇在開封城南薰門外其側又有南青城卽宋

祭天之齋宮通考熙甯七年中書門下準詔參定南郊

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禋大殿曰端誠楊氏曰每

郊令儀鸞司預先體做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元豐

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本朝沿唐舊制親祀南郊行宮

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臣

等欲乞做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

雨可以行望祭之禮其後哲宗皇帝旣建齋宮謂臣下

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

室屋一勞永逸所省多矣灑水燕談國初南郊青城久

殿止是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
餘慶乞優給價直收買民土除放租賦仍爲瓦殿七間

據彼文則前此已有
瓦屋蓋只是大殿爾

寒食節起居永定陵宣祖諸陵等處表李肇翰林志凡
諸陵薦告上表內道觀歎道文並用白麻紙長編熙甯
九年五月同知太常禮院林希言故事遣官朝拜諸陵
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遣官一員眞宗及章獻章惠三
陵共遣官一員並以太常宗正卿充孝明皇后已下九
陵別遣郎中或清望官二員分拜太常宗正卿或闕卽
以尙書省四品兩省五品已上或大卿監又闕卽差以
次官仁宗時獨永定陵輪差宗正寺及太常禮院官一
員春秋朝享非時祭告卽止差朝臣自示昭永厚二陵
復土之後審官院依諸陵例增差朝臣二員而已臣以

謂方今永厚陵宜如先朝奉永定陵故事聞見錄杜太

后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為使改

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為使遷奉于永安陵禮志乾德二年

改卜安陵于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訾鄉鄧封村又欲遷遠祖于西京之穀水

蓋宣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即

墳為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通考乾興

元年二月真宗崩十月己酉葬永定陵在河南府永安縣東北六里臥

龍岡永安本鞏縣之永安鎮景德四年升為縣

寒食節起居諸陵昭憲等諸后表太祖紀建隆二年十

月丙午葬明憲皇太后于安陵岳珂愧郟錄杜太后上

仙先謚明憲繼改曰昭蓋配昭武帝以為稱石林燕語

宣祖既遷陵寢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爲別殿歲時奉祀宣祖昭憲太后政和禮前期太常寺卿奉香表至鞏縣驛以香表置于腰輿與諸陵獻官以次從行至昭孝禪院禮直官引香表腰輿置于堂上贊者引諸陵獻官于堂上東向立禮直官引太常卿升堂西向立禮直官贊揖次贊者引永安陵獻官稍前東向對立贊者以表授太常卿太常卿搯笏接表執笏以表加于笏上禮直官贊各俛伏跪太常卿授笏以表授永安陵獻官接表如太常卿儀禮直官贊各俛伏興贊者引獻官退省視香表訖復置于腰輿從行至陵所

八月一日永昭陵日表通考嘉祐八年三月晦仁宗崩

十月壬辰

東都事略甲午

葬永昭陵按旦表猶古人之月儀未

除靈座前每月旦日皇帝自署名上之此集只載二首

蓋當直乃起草其他月別有當直者撰也

東坡內制集有奏告永裕

陵旦表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禮志乾德三年始

令宮人詣陵上冬服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

節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朔令內司賓往非所以致恭

乃詔宗室正刺史已上一員朝拜慶厯二年寒食十月

朔宗室刺史已上聽更往朝陵趙彥衛雲麓漫鈔永安

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

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山之北洛水之南雖有岡阜不

甚高互爲形勢自永安縣小西坡上觀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織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計一百一十三頃方二十里

冬至節上諸陵表

政和禮諸陵有司以元日中元冬至

日節進獻上宮

上宮陵寢正殿

以元日冬至寒食節第二第三

日上元節等前後各一日中元節前一日立春二月二

日春社上巳重午初伏七夕秋社中秋望日重陽下元

節臘朔望各一日進獻下宮

下宮寢殿也

俟酌獻畢進表無節

不長編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庚申兵部侍郎兼宗正

卿趙安仁言朝拜十二陵造長竿擔牀二副置陵表版以代漆匣遣寬衣軍士三十二人輿送陵下從之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太祖諸帝表石林燕語應

天府今歸德府藝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為南京詔即

衙城為大內正殿以歸德為名當時雖降圖營建而實

未嘗行禮志太祖神御之殿七其一為南京鴻慶宮禮志

太平興國寺開元殿景靈宮應天禪院西院永安縣會聖宮揚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慶寺端命殿長

編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次應天府朝拜聖祖殿詔

號曰鴻慶宮案宮一作殿一仍奉安太祖太宗像長編天聖四

年十月丙申奉安真宗御容于南京鴻慶宮

廡聖像以如存周官司服廡衣服鄭司農云廡陳也說

文廡陳輿服于庭也

中元節起居外州諸宮觀諸帝神御殿表禮志太宗神

御之殿七啟聖禪院壽甯堂景福殿鳳翔上清太平宮
并州崇聖寺統平殿及西院鴻慶宮會聖宮眞宗神御
之殿十有四景靈宮奉眞殿玉清昭應宮安聖殿洪福
院壽甯堂福聖殿崇先觀永崇殿萬壽觀延聖殿澶州
信武殿西京崇福宮保祥殿華州雲臺觀集眞殿及西
院鴻慶宮會聖宮鳳翔太平宮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諸帝神御殿表宋會要揚州建隆
寺舊有太祖御榻殿景德二年寺僧請奉安聖容詔翰
林圖畫嚴衛而往今擬以木爲御容匣朱紅漆黃羅託
裏合用龍馱車隨宜鋪設裊褥匣上覆以黃羅帕長編
景祐四年六月甲戌命禮賓使白仲達等奉安太祖御

容于揚州建隆寺景德中嘗卽寺置殿繪御容而其制
庠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易以塑像更名新殿曰
章武貽謀錄僧徒共建一殿名彰武殿按揚州彰武殿只奉太祖御容
歷攷諸書無言別帝並奉此言諸帝譌也江南通志建
隆寺舊在揚州府城西二十四里西華臺宋太祖親征
李重進以御營建寺

南郊下元節更不于景靈宮朝拜奏告聖祖大帝表長
編大中祥符九年十月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
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
靈宮著爲定式按此蓋因南郊在邇亦當朝享景靈故
省此一節也天聖五年七月南郊禮儀司劉筠言天聖

二年南郊朝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又宿齋于太廟一日之內陟降爲勞請罷朝享玉清昭應宮俟郊祀畢行恭謝之禮從之而朝享景靈遂爲郊前一日定制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言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然則熙甯初郊雖罷孟冬朝拜而郊前一日仍用朝享至元豐中乃罷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饗朔祭而月薦新五饗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饗主上親行之夢溪筆談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

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辭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爲正祠

南郊禮畢福甯殿奏謝英宗皇帝表長編明道元年十月改延慶殿曰福甯按神宗紀英宗以治平四年八月癸酉葬于永厚陵乙酉祔神主于太廟南郊之禮在熙甯元年十一月丁亥則奉告英宗已在朝享太廟之中

此復于福甯殿者土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
廟疏云惟祔祭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其大祥與
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僖三十三年傳特祀于主烝嘗
禘于廟則是未行吉禘之前主不于廟仍在寢也楊士
梁疏作練主雖在十三月壞廟勛毅
在三年喪終是亦從左氏義也此在古禮則然宋未必
爾也攷神宗紀熙甯二年正月丙午奉安英宗神御于
景靈宮英德殿則是歲之前尙在福甯殿故復行奏謝
也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殿表王沂公
筆錄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
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

欽陳公堯若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

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泊列校同為一班先詣西上閣門

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為一班次詣閣門

進名奉慰訖退齋赴佛寺行香小忌孝惠孝章則否雲

漫鈔淳化中虞部員外郎李宗訥請國忌宰愧鄰錄祖

宗以景靈為原廟每國忌用時王禮集緇黃以薦時思

焉按真宗神御殿在景靈者曰奉真殿此云慈德未詳

南京鴻慶宮開啟皇帝本命道場青詞本命之說有二

一以己所生幹支為本命一以屬北斗星為本命唐逸

史裴度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君李義山集為

馬僕射總夫人黃錄齋文某月日生屬北斗某星是也

按義山文集徐炯馮浩二本均無此文見錢振崙樊南文集補編 翰林志凡太清宮道

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錢惟演蓬山志

降青詞每進天慶天祺先天降聖三元節及皇帝本命

各預先一月降入馬遞兗州會真宮太極觀景靈宮州

亦有景靈宮 亳州明道宮太清宮慶成軍本河中府滎河縣 太甯宮

西京上清宮嵩山崇福宮昇州茅山鳳翔府太平宮中

岳天封宮泗州延祺觀杭州天柱山大滌洞霄宮五嶽

真君觀內中延真殿天符觀會慶殿天安殿滋福殿玉

清昭應宮景靈會靈觀祥源觀上清宮金明池水殿等

非時建道場即當值日草詞或急速者學士未入亦就

宅草范鎮東齋記事真宗皇帝嚴于醮祭之事其表章

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止用御前之寶慶厯中下學

士院定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洪遵翰苑遺事天禧元年二月學士

院言諸處奏告青詞只是用紙裹角今請委三司造黑漆木筒五十枚凡有奏告封詞齋往從之

崇先觀奉元殿開啟皇太后本命靈寶道場青詞長編

嘉祐六年十一月以壽星觀新作真宗神御殿為永崇

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

壽星殿像則真宗御容也于是別建神御殿七年九月

改壽星觀為崇先觀

靈寶道場道書有靈寶度人經洞神名仙寶之道洞玄

名靈寶之道洞真名天寶之道

西太一宮開啟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容齋三筆天聖

己巳歲太一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于八角鎮一
統志八角鎮在祥符縣西南三十里禮志春秋祀九宮
太一用羊豕共四祭太一宮十神以素饌加酒

廣聖宮開啟**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東京記延福宮

北有廣聖宮延福宮在後苑西南天聖二年建名長甯景祐二年

改今名

福甯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容齋隨筆釋氏
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
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瞻部洲故
當食素以傲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不支羊肉俗
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唐會要武德二年正

月二十四詔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齋日並不得

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石林燕語太祖建隆初以大

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

都尉案長編作都將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

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甯柔儀

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

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地理志福甯殿即延慶明道元年改

景靈宮二殿看經堂開啟中元節道場青詞唐六典齋

有七名其四曰三元齋正月十五日天官為上元七月

十五日地官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為下元皆法身

自懺誓罪一宮元八

醴泉觀甯聖殿開啟爲民祈福保夏道場青詞吳自牧
東京夢華錄醴泉觀在東水門裏

坊州秋祭聖祖大帝青詞方輿紀要鄜州中部縣在州

西南百四十里唐武德二年置坊州于此宋亦曰坊州

元廢州以屬鄜州太平寰宇記中部縣有橋山

紀要在縣西北

史記云黃帝葬于其山今陵冢尙在大厯七年置廟開

寶二年勅修廟祭祀在州西二里揮塵前錄太祖嘗詔

修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一百五十閒已上委逐州

長吏躬親點檢索圖赴闕遣使覆檢重定配享功臣黃

帝以風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長編大中祥符七年七月

己丑有司言坊州軒轅廟請約唐明皇之制用祝文稱

聖祖號自稱嗣皇帝臣某敢昭告禮科不用輦血詔可

集禧觀開啟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唐六典

案見禮部

道觀齋有七名其一曰金錄大齋調和陰陽消災伏害
爲帝王國王延祚降福隋書經籍志潔齋之法有黃錄
玉錄金錄塗炭等齋按密詞者卽漢文帝詔所云祠官
秘祝也志磐佛祖統紀王欽若翊聖眞君傳結壇之法
有九上三壇爲國家上曰順天興國壇星位三千六百
爲普天大醮中曰延祚保生壇星位二千四百爲周天
大醮下曰祈穀福時壇星位一千二百爲羅天大醮中
三壇爲臣僚上曰黃錄延壽壇星位六百四十中曰黃
錄臻慶壇星位四百九十下曰黃錄去邪壇星位二百

六十下三壇爲土庶上曰續命壇星位二百四十中曰
集福壇星位百二十下曰卻災壇星位八十一旌旗鑑
劍弓矢法物具列儀範各有差降雲麓漫鈔景祐元年
四月臣僚上言早歲陳彭年等定中外醮儀聖祖天尊
在北極之上伏緣北極大帝總領萬物主宰中極聖祖
司命眞君因薦尊號驟居紫微帝君之上旣定位非順
自茲天下郡縣多致災傷伏望重行詳定禮院詳定當
院與道衆參詳天下道觀聖祖每遇醮設于本殿供獻
仍別用青詞奏告從之後道士欲得聖祖雜于其間以
重其教復合之長編天聖元年二月初自祥符天書旣
降始建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眞宗誕節本命

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爲齋醮京城內外一夕數處帝卽位并太后誕節亦如之糜費甚重至是或以爲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卽詔禮儀院裁定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他節命八宮觀送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爲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請損爲五百齋官第給湯茗詔增醮分爲千二百餘悉可

金明池開啟謝雨道場密詞一統志金明池在開封府

祥符縣西五代周顯德四年世宗謀伐南唐鑿池習水戰宋太祖置神衛水軍以習舟師石林燕語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

興國寺開先殿奏告太祖皇帝孝明皇后祝文太祖神
御殿之一此因修葺殿宇而奏告也汴京遺蹟志引宋
會要云興國寺乃唐龍興寺開寶二年重修太平興國
元年賜今額在馬軍橋東北釋氏稽古略京師舊龍興
寺周世宗廢之爲龍興倉至是主僧擊登聞鼓訴復寺
帝感嘆詔復之賜名太平興國寺仍爲營葺極宏壯之
制

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祖太宗眞宗皇帝御容祝文亦
因修葺安神而奏告也澠水燕談西都北寺應天禪院
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爲傳舍眞宗幸洛陽願瞻遺迹
徘徊感愴乃命建爲僧舍功成賜院額奉安神御命知

制誥劉筠志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眞宗
聖像丞相王欽若爲之記慶厯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
牌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眞宗曰昭孝今爲忌日行
香之地去留府甚遠石林燕語太祖降誕于西京山子

營

紀要夾馬營在河南府東北二十里朱梁開平初置
營于此有指揮使掌之宋太祖誕生焉他書並作夾

馬營

久失其處眞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

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復卽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
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眞宗神御其間而難于遺太宗因
以殿後旁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長編天聖九年三月
甲寅奉安太祖太宗眞宗御容于西京鳳臺山會聖宮

啟聖院永隆殿奏告太宗皇帝元德皇后祝文鐵圍山

叢談太宗皇帝以東都爲誕育之地乃新作啟聖禪院
太平興國之末始命迎取旃檀洎寶公二像自金陵而
內于啟聖楠檀瑞像佛在切利天說法優填王思慕大目犍連以神力攝匠眾往天雕造置兩
側殿其中如正寢者則熙陵之神御也宋敏求春明退
朝錄咸平初眞宗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御容于啟聖
院汴京遺蹟志啟聖院在大梁門內街北太平興國二
年建雍熙二年成眞宗紀卽位追尊母賢妃李氏爲皇
太后咸平元年上皇太后李氏謚曰元德

太廟入室奉慈諸廟奏告南郊等處祝文等處二字衍
文此因郊而告廟也禮志明道二年有司議章穆皇后
已祔眞宗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輔政十年章懿誕

育帝躬功德莫與爲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宜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乃作新廟兩間名曰奉慈其後以二主祔太廟奉慈但祀章惠楊太后治平元年同判太常寺呂公著言慈母不世祭其奉慈廟乞廢罷熙甯二年命攝太常卿張揆奉章惠神主瘞陵園按神宗于熙甯元年十二月郊是時僖祖已祧入室者順翼宣及英宗已上五室景靈宮英德殿揮塵前錄英宗御容殿舊名英德元豐中改曰治隆

慈孝寺崇眞彰德殿爲經霖雨垂脊脫落奏告祝文揮

塵前錄慈孝之崇眞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眞

宗母后章獻明肅在崇真之旁曰章德並謂神御殿

太廟后廟奉慈廟雅飾告祝文禮志后廟之制建隆三

年追冊會稽郡夫人賀氏曰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

殿奉安神主薦常饌不設牙盤祭器及太祖祔廟以孝

明皇后王氏配忌日行香廢務其孝惠皇后享于別廟

太平興國元年追冊越國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尹氏

爲淑德皇后並祔后廟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祔享

此太祖繼室十一月以懿德配太宗升祔太廟其後真宗章

懷皇后潘氏祔于后廟凡四后文昌雜錄元豐六年詳

定禮文所言謹按儀禮曰夫婦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恭

惟孝惠皇后太祖皇帝元妃淑德皇后太宗皇帝元妃

章懷皇后真宗皇帝元妃而孝章皇后實太祖皇帝繼
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或以其繼而不許
其配有司因循不究其實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請
升祔太廟以時配享勅恭依其太廟祔室三省看詳合
以配繼先後爲序云

中太一宮立冬祝文按中太一宮建于熙甯五年此疑
東之譌政和新儀立春日祀東太一宮立夏夏季土王
日祀中太一宮立秋日祀西太一宮立冬日祀中太一
宮

九宮貴神祝文春明退朝錄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
蘇加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禮志太一九宮神位咸

平中改爲大祀景祐二年學士章得象等定司天監生
于淵役人單訓所請祀九宮太一依逐年飛移位次之
法按郗良遇九宮法有飛棋立成圖每歲一移推九州
所主災福事又唐術士蘇加慶始置九宮神壇一成高
三尺四陛上依位次置九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
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北曰太一西南
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于遁甲此則九宮定
位設祭以四孟隨歲改位行棋謂之飛位請依唐禮遇
祭九宮之時隨每年貴神飛棋之方旋定祭位仍自天
聖己巳入曆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

始詔可

景靈宮里域真官祝文偃師縣金石錄宋皇祐二年重修仙鶴觀實錄有郭下田人裝土地里域真官兼造堂一所云云則里域真官猶佛寺之伽藍神矣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啟保安祝壽諷孔雀明王經齋文長編熙甯六年十二月丁亥外都水監丞程昉言國家三歲一祀園丘齋宿之地常用帟幕創成帷宮謂之青城綵內頗爲勞費

孔雀明王經齋本經云佛告阿難陀往昔之時雪山南面有金耀孔雀王于彼而住每于晨暮常誦讀佛母大孔雀明王陀羅尼晝夜必安隱往昔金耀孔雀王者卽

我身是也贊甯高僧傳神龍元年釋義淨于東洛內道場譯孔雀王等經天寶五年詔令不空祈雨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

福甯殿開啟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文取證法雲之地
華嚴經十地品佛子菩薩摩訶薩智地有十種一歡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燄慧地五難勝地六現前地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

萬壽觀廣愛殿資薦章惠皇太后忌辰道場齋文揮塵
前錄諸后神御殿章惠在萬壽觀延聖殿之後曰廣愛后妃傳楊淑妃年十二入皇子宮進婉儀後加淑妃眞宗崩遺制以爲皇太妃章獻遺誥尊爲皇太后景祐三

年十一月戊寅保慶皇太后崩始仁宗在乳保章獻使
后護視起居飲食后必與俱所以擁祐扶持恩意勤備
章獻崩后嗣享尊號上奉箋稱臣后固辭之后無疾而
終殯于皇儀殿帝加服小功以五日易上謚曰莊惠祝
文稱孝子嗣皇帝四年三月內出章惠太后閣金千餘
兩市莊園邸舍以給萬壽觀建廣愛殿奉安章惠御容
慶祿四年十一月改上莊惠皇太后謚曰章惠案此不見本傳
夢華錄萬壽觀在舊酸棗門外十王宮前長編天聖七
年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獨長生崇壽殿存七月改爲萬
壽觀

溫成皇后陵獻殿內開啟冬節道場齋文張貴妃皇祐

五年薨年三十一仁宗哀悼之追冊爲皇后謚温成聞見錄京城南愍賢寺温成張妃墳院也寺中有温成宮中故物素朱漆牀黃絹緣席黃隔織褥帝飛白書温成影帳

金明池上開啟祈雨粉壇道場齋文佛祖統紀譯經儀

式于東堂面西粉布聖壇

注作壇以粉飾之事在藏經

開四門各一

梵僧主之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啟祈雪道場齋文能仁應世

翻譯名義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本起經翻譯迦爲能仁本行經譯牟尼爲寂默

泗州塔謝晴齋文一統志大聖寺在泗州城南舊名普

光寺一名普照寺有靈瑞塔

後苑天三殿拆修了畢齋文四天王也光明疏云上升

之元首下界之初天居半須彌東黃金埵王名提頭賴

吒南琉璃埵王名毗留勒叉西白銀埵王名毗留博叉

北水精埵王名毗沙門佛令掌擎古佛舍利塔佛祖統

紀不空三藏傳天寶元年勅諸道于城西北隅置天王

像按以安西都護奏昆沙門天王應現敗賊今城樓軍營立天王堂者即其

故事

王荆公文集注卷二